

張恨水
全集

秋江
鳳求凰





长篇小说 ● 第五十五卷 ●

张恨水
全集

秋江凤求凰



QA263/02

(晋)新登字2号

秋江 凤求凰

张恨水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字数: 193千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朝阳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5378-0778-7

I·765 定价: 平装7.00元
精装9.20元

序《秋江》

这一事情，发生在南宋高宗年间，于今算起来，已是八百余年前了。发生的地方，是江西临江县，去南昌约有一百多里。现在说发生在建康，把地点改为南京，事实上已是搬了家了。

故事主角陈妙常，这个人是有。据书传说，她修行在女贞观尼姑庵里，可以说姿色出众，诗文俊雅。此外，尤工音律。这样一个年轻出色的尼姑，当然为众目所注视，至于陈因何出家，书上并没有记载；我们猜想，室家遭金兵破坏，弄得没有倚靠，才投身尼庵，似乎有点相像。至于她是书香后代，那自然不成问题。

这时，恰值张孝祥为临江令。张字安国，别号于湖居士。绍兴年间，他中了进士第一；历年做了平江、静江、荆南的政事，皆有声绩。后来官做到集英殿修撰。照他的官阶说，对于治下一个女尼，是可以做到为所欲为的。因此，张上任，投宿女贞观，见妙常姿容绝代，竟作词调之。妙常不从，作了一阕词相答。张也就一笑而罢。后来他的朋友潘法成，与妙常要好，私下约计偷跑。潘把事情告诉张孝祥，张就答应成就好事，订下一计（何计，书上没说），就把潘陈二人断为夫妇。

这是陈妙常事情的经过。

到了明朝，钱塘人高濂，字深甫，根据这个故事，编了南曲《玉簪记》一部。那故事说和州（今日的和县）潘风，妻吴氏，生儿子叫必正。当必正还在幼年，他做开封府尹时代，曾将玉簪为聘，为儿子与府丞陈氏幼女订婚。这幼女自小的名字叫娇莲。后来两家离散，消息就中断了。这时，潘风命必正入京求名，因没有中，在建康借户白云庵攻读。庵中住持法成，就是必正亲姑母，加意看待。庵内有一幼年尼姑，取名妙常，那就是娇莲改的名字。但是两下都不知道。日子稍久，潘必正与妙常，发生好感。原来妙常因金兵南下，母女被冲散，母亲钱氏往潘府投亲，妙常一人，就带发修行。至于潘陈两个自小订婚的事，在他们见面时彼此都没有提到。后来住持看两人亲密非常，怕出事故，就逼必正又上临安。妙常不舍，便私下雇小船一只，与潘氏话别。后来潘必正中，回建康正式迎娶。回得家来，母女重逢，钱氏说起玉簪下聘的事，大家才是恍然大悟。这就是《玉簪记》的本事。

这个故事，要不得的地方太多。一来，玉簪带在陈妙常身旁，不能不提。二来，潘陈两人的家事，也当然提及，于是两人的身世，也就洞若观火。三来，书中叱谢、词媵两场，早已脍炙人口，但是词里说的，“一念凡心思动，遍身欲火难禁。强将津唾咽凡心，争奈凡心转甚。”这个词，妙常也不会填吧？四来，张于湖曾平金兵，与当时事情不合，且无此必要。此外小漏洞，不必细举。因此我想到作妙常故事，不必矫揉造作，添上玉簪许多麻烦，干脆就以陈妙常为主，潘必正为副就够了。

高濂到陈妙常的时代，也不算短，隔了一个元朝，有三百来年。事隔这些年月，手边没有材料，要作一部曲子，当然是不可能。我想《玉簪记》之外，父老传说，和其他小故事，也是应该有的。不过这位高先生，对地理很生疏，《玉簪记》里这样一点地理，几乎弄得人糊里糊涂。和州分明是在建康过江，他捷报回家，还说“又上汉阳路”，真是差得太远了。然而地理虽生疏，对书中人物，多少有点根据。此事能传到现代，他的书不能不说是功劳。这里应该记上一笔。

我作《秋江》，是看戏得来。心想梁山伯与祝英台可传，这书叙述妙常之为人，也可传。书上说妙常对张于湖的引诱，加以拒绝，是抬高妙常的人格。但是还不明朗，因之我就加强这一点。至于说她勇敢，又却没有事实，于是我就写万小七子落水这一段，加强说她的勇敢。此外琴挑、偷诗虽是《玉簪记》里的拿手，但是就时代来说，也属应该避免偷香窃玉那一段，最后赶船一节，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在南昌听“玩友”（票友）的清唱，名叫“陈姑赶船”，怎么样结果，已经不很记得。后来听川戏《秋江》，觉得《玉簪记》里赶来会面，又抽身赶快回去，这样描写不妥，不如就说赶上了船，一路同走。这样写，避开了一切无谓的纠缠，也免掉了许多拖沓。况且潘氏也没有再回庵的事实，又何必添上这样一段呢？这样写法，我认为比较好，就取了这点意义，布置了潘陈收场。

但是我至今不解，老尼的名字，就是潘必正的真正名字法成。这究竟为什么？小说里取真实的名字，原无不可；就说改一个名字，也无妨碍。但是潘法成既改名为潘必正，原来的名字法成，又何以不忍牺牲，而用在出家姑母身上呢？

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缘故吗？要说是作者偶然错误，大概未必。潘法成是书里的主角，他的名字，作者必然烂熟，无错记之理。然而何以出此，区区始终想不透是什么道理。好在潘法成这名字久已湮没，读《玉簪记》的人只晓得有个潘必正，所以我这书里也只好写上潘必正了。

这本书，前后约写了两个月，这样草草了事，错误的地方，一定还很多。凡百君子，读了此书，凡有可以纠正错误的地方，请予指正，不胜欢迎之至。

一九五三年四月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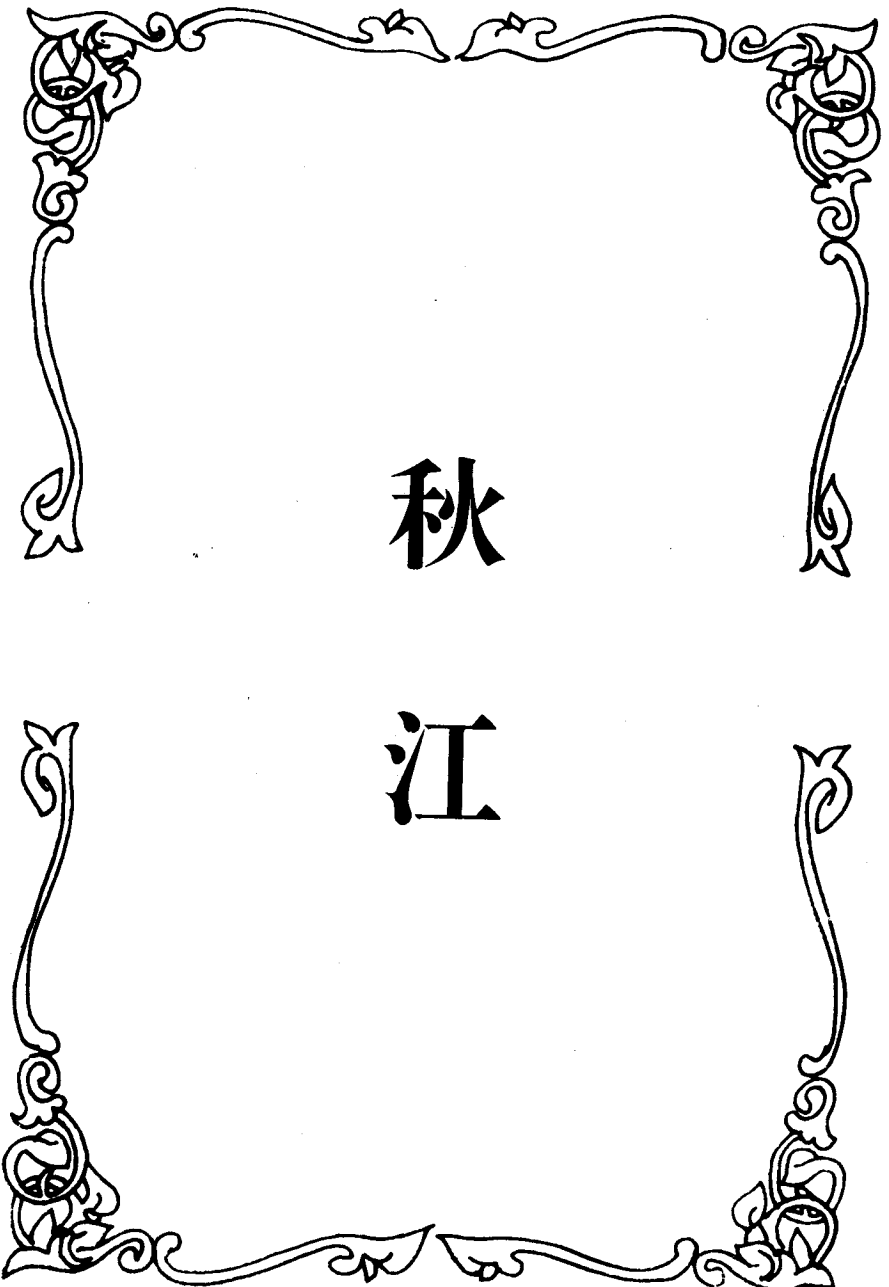
目 录

秋 江

序《秋江》	1
一 这庵清静得很	1
二 瞧不起百万财主	10
三 借庵读书	22
四 好一片秋江风景呵	31
五 渴者甘饮	38
六 误解了琴音吗	48
七 带水拖泥救小儿	54
八 绿荫深处一样苔深泥滑呢	61
九 黄昏时候	69
十 土地庙是冷清清的	79
十一 一个梦	88
十二 战胜了天了	96
十三 你该用功了	104
十四 一切都有了办法	113
十五 马上去临安	120
十六 逃出了佛门	132
十七 秋江赶船	139
十八 感谢公公	148

凤求凰

第一回	名拟古人善读夸蜀郡	事在今日策马上长安	1
第二回	文字有缘饮添知己酒	家财报可郎作侍从官	9
第三回	免职独居闲有朋荐士	倾谈众意好同客游梁	17
第四回	待客竹边亭四围皆妙	引人松风阁一见都倾	25
第五回	玩景桂花丛听声翠架	送歌凤律里动意幽琴	36
第六回	静室笑商时忙同上路	曲廊步久思苦乱开门	45
第七回	水到渠成马快天将曙	家徒壁立酒来夜未央	53
第八回	莫嫌老家贫卖裘买酒	且喜故乡好对客当垆	61
第九回	邑令为讲情贫家暴富	小姐甘受责换服同归	71
第十回	兄妹坐谈在梅花香里	朋友急召驻杨柳桥边	79
第十一回	赋佳复官用材分大小	奏闻加爵持节莫西南	88
第十二回	千岁后人来升仙桥改	万家明火照故土情浓	97
第十三回	取号堪传奇才无上下	升堂有意中国重边疆	105
第十四回	豹尾兼虎头神仙何似	树荫驾窗影人月同圆	113



秋

江

— 这庵清静得很

天上的太阳，被树荫遮着，犹如在阳光里，搭了一座凉棚。虽然漏出了小小的些微阳光，穿过了树叶，但是阳光的力量，很是微薄的。人在树荫下走，好像是走进了浅色碧琉璃缸内，满身都映成了绿色。来的人有三十上下的年纪，头戴一顶紫色朴头，身穿一件半紫色的亮纱长袍，脚踏一双紫色的齐云履。他骑了一匹马，缓缓的走。他嘴上蓄有八字须，胖胖的脸，正向下流着汗，他拿着白罗手绢，缓缓的擦着汗。这马后面，跟着一位二十多岁的小厮，手撑一柄雨伞，身穿一身青，也拿着腰带，掀起来只管擦头上流下来的汗。

骑在马上的人道：“哎呀！这天热得很。看看有什么村庄没有，暂时休息一下再走。”

那身后跟着一位小厮道：“前面有座水云庵，非常清静，到那里去休息一会，相公，你看好吗？”

骑马的道：“好的，庵里休息休息倒未尝不可。可是此去建康最近，不要说出真名姓是张于湖，免得惊动了地方上。你只说是一位进士姓王的游山好了。王安，你知道吗？”

王安道：“我知道。”

于是主仆二人，顺了一条大路，迤迤上前。这里一片枫树槐树大树林，林子尽头，一带红墙，正中开了一座半圆式大门。大门上嵌了石匾，大书“水云庵”三字。张于湖滚鞍下马，将缰绳拴在榆树上。王安上前敲门。不多大一会，庙门打

开，却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尼姑。便道：“阁下找哪一位？”

王安道：“我家王相公，游山至此，愿到贵庵，瞻仰瞻仰，可以吗？”

尼姑道：“可以的，随我来。”

王安道：“相公请进去，我在此看马。”

张于湖点头，就随着尼姑向里走，足下是鹅卵石路，沿路石缝，青苔长得几分厚。两棵大樟树，绿叶蓬蓬，把一座前院，密遮得无半寸空地。到这里自有一阵凉气袭人。上面便是如来佛大殿。

尼姑道：“现在已来到大殿，相公还是先参观佛殿，还是先访庵主？”

张于湖道：“入境问俗，还是先拜访住持为是！”

尼姑于是由前院旁边一闪，避开正殿，先由石板路上前进。只见一座月亮门，远远看到一带走廊。走廊上面有一位年将五十的尼姑，身穿蓝夏布僧衣，手持麈尾，正在那里看天色。

尼姑道：“此位王相公，特意到庙里来参观参观。”

那老尼便向前举手合掌道：“老尼稽首。”

张于湖以揖相还道：“鄙人拜揖。”

老尼对那引路进来的尼姑道：“道全，倒茶来。官人请到小屋里小坐。”

张于湖道：“如此，打扰了。”

老尼走到房门口，将手一引，张于湖就跟着进去。这是一重后院屋宇，院子静悄悄的。进得门来，让张于湖椅子上坐，自己蒲团上坐着相陪。

张于湖道：“住持，道号怎样称呼？”

老尼道：“贱号法成。相公大名怎样称呼？”

张于湖道：“鄙人姓王名雷，去年赴考，侥幸得中进士，今日上山游历，顺道至此。”

老尼道：“失敬得很，原来是一位贵人。”

说话的时间，道全端了托盘，托着两盖碗进来。张于湖一碗放在圆桌上，法成这一碗，便放在蒲团下手一张小桌上。道全自行退下。

张于湖两手一拱道：“住持还是幼年出家，还是中年出家呢？看这庵堂非常清洁啊！管理得井井有条啊！”

老尼道：“老尼是幼年出家，今五旬初度，出家也三十五年了。俗家姓潘，和州历阳县人。说到这座庙宇，是唐高祖建的。但是崩毁许多，老身亲自化缘，得大家施助，才建立起来，所以说是老尼的力量，不如说是众位善士鼎助呵。”

张于湖听了这话，不觉一惊。这和州潘家，和张家正是世交。这位老尼法成，可能是自己的长辈。不过自己未曾说是姓张，还不能相认。于是捧茶相饮，然后站起来四壁看看。北墙上开了一堵窗户，窗外几株杨柳，杨柳外一口草塘，草塘里长满了荷叶荷花。几个红蜻蜓，在那绿荷叶上，只管乱飞，对着荷叶不时去嗅，嗅久了，便飞下去在红瓣上停住。

张于湖点点头，回过头来，这墙上挂的白荷花，两朵刚刚开放，另外一朵含苞未吐，在绿叶边上，伸头探望。张于湖看那幅画边上，题款道，“法成师长笑存，弟子妙常敬绘”，不觉赞了一声道：“画得好。”

老尼笑道：“这是老尼弟子所画，法名妙常。今年才只十九岁。自幼很读几年书，诗词小品，略也懂得一二。至于这画，究是小孩子玩意，不登大雅之堂啊。”

张于湖道：“不，的确画得很好。据住持所说，还只十九岁，又精诗词小品，这越发不可多得了。现在何处，鄙人颇想一见。”

老尼道：“现在敝庵。大概这个时候，在观音堂焚香，既是相公要见，唤她前来得了。”

张于湖道：“不，一来贵庵还不曾参观，应当前去看看，二来住持弟子，鄙人也当拜见。”

老尼道：“这就不敢当。但相公说敝庵尚未曾参观，这倒说得是，老尼当前往引路。”

张于湖两手一拱道：“尚望引导前往。”

于是老尼在前引路，经过那带走廊，便是后院，院子里四棵桂花，绿荫遮盖，一只三脚铁炉，放在院中，这就有些佛殿气味。正面格子雕花，六扇殿门，只有中间两扇张开，推门进去，只见正面雕花红木神龛，中间站立一位白布竹叶印花衣服，素面赤足的观音菩萨。

张于湖正要说两句话，但见一位女子，站立神案左角，拿着木鱼细敲。他以为观音菩萨下来了，一时看呆了。

原来这位女子，身穿一件白布印竹叶的长衣，正和观世音一样。她是一位带发修行的人，头上戴着压发，脑后垂着一路莲花的穗子。看她年纪不过十八九岁，两眉弯弯。目如流水一般嵌着，那长圆的脸，正好比莲花一样。她面前神案上，摆了一卷经，她右手敲着木鱼，唇不露齿的当儿，用细小的声音念经。

老尼便上前道：“妙常，这位王贵人，是去岁中的进士，今特来此烧香，望你见过。”

妙常听说，放下木鱼，弯腰合十。张于湖一旁还礼。

妙常道：“相公想是拜过如来，此地有蒲团，就请拜过观音大士。”说着，将神案前蒲团，向外拖了一拖。张于湖也不便不理，就跪着拜了三拜。站起来向妙常望了一望，便道：“刚才看到一幅莲花图，是仙姑的手笔，实在妙到秋毫颠。又闻令师所说，诗词小品，也是独一无二，那更为文坛盛事，可能使鄙人赏鉴一二。”

妙常道：“这如何使得？那拿出来真会见笑大方。”她说着，突然退后一步。

张于湖道：“仙姑太谦了。鄙人有意在贵庵里避暑两天，可以吗？”

老尼道：“可以的，我们这里有避暑楼一所，原是留给善士避暑的。”

张于湖笑道：“那就很好。门口有个小厮叫他进来。”

法成就对妙常道：“你去对香火厨子说，王相公的跟随在门外，请他进来。”

妙常道：“是，王相公失陪了。”说着，她打了个问讯，然后整饰衣襟，从容而去。

张于湖眼望妙常走去，衣服飘然，点头道：“实在太好，这庵内有这样天仙一般的人……”正说着，他看到老尼这脸上，有些不自然的模样，便改口道：“焚香念经，那感化力是很大的。”

老尼这才转不高兴为喜，笑道：“相公夸奖了。”

正说话的时间，王安进来。

张于湖道：“住持说，这里可以避暑的。有所避暑楼可以住下。住持好客，极为难得，我那马褡子内，取出纹银十两，以为香火之资，交与住持。”

王安答应是。

张于湖手一指道：“这是住持，上前见过。”

王安向前一揖，老尼合十。

于是张于湖随了老尼身后，各处参观一番。那喳喳的蝉声，已在桂树梢上，太阳偏西，晒到墙角。

老尼道：“天色不早，当引相公看看避暑地方如何？”

张于湖道：“有劳住持相引。”

于是就引他到园内绿荫深处安歇，这里是一排楼房，楼上三间，晚上纳凉，楼下三间住房，布置相当精雅。张于湖看了相当满意，立刻向老尼道谢。

到了晚上。他便步在树荫下乘凉。忽听到半空里传来一种琴声，那声音叮叮咣咣，钹钹铮铮，忽高忽低，若断若续，这里附近人家，是谁弹琴呢？

他正在揣想之时，只见有个人影，由柳树底下穿过。慢慢走近，看那人影，正是开门迎客进来的道全。

张于湖上前拱手道：“师姑向哪里去？”

道全合十回礼道：“正要向你那边去。请问一声，相公还要什么东西不要？”

张于湖道：“住持办得很全，不要了。只是在月下弹琴之声，非常之好，附近人家有会弹琴的吗？”

道全道：“呵！这琴声，并非附近人家所发，敝庵有一妙常，月明之夜，常喜弹琴，这琴声是她所发。”

张于湖道：“呵！是她所弹。弹的所在，离这儿多远？”

道全道：“就在老尼所住隔院。”

张于湖还要问时，琴声又起。只听那叮咣之声，隔水传来，颇是入耳。叹道：“这琴声很可以传达她的心思，鄙人